

纪录片《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入围两大国际电影节 开启海南影视的美好时代

聚焦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近日，由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独家出品，海南省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和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的纪录片《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以下简称《藏北秘岭》），入围2018年第4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国际A类电影节）和第六届温哥华国际华语电影节“红枫叶奖”竞赛单元，将于今年8月在全国院线上映。

据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南加大力度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吸引了一批有实力有市场的影视制作公司来海南落户。其中海口市于2016年6月打造了海口文化产业园，实行“一园多基地”模式，整合拍摄资源，突出拍摄服务，打造影视上、中、下游完整产业链条，致力于成为海南新兴影视产业集聚区，目前已吸引了方金影业、爱沃影视等105余家知名影视企业进驻。加上观澜湖电影公社、长影100等影视拍摄基地的资源，海南的影视产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值得期待的美好时代。

一部『高冷』的纪录片

据介绍，《藏北秘岭》是我国第一部展示西藏羌塘无人区腹地普若岗日冰原的大型纪录片。普若岗日冰原海拔高度在6000米至6800米之间，面积400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中低纬度冰川，1999年中美科学家联合考查时被首次发现，确认为世界上除南极、北极之外的第三大冰川。因而，《藏北秘岭》被称为最“高冷”的纪录片。该片除了展示了恢弘壮美的藏北风光外，主要讲述了一群普通中国人在生命禁区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

羌塘无人区，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北部，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是我国地势最高的极寒之地，被称为“生命禁区”。

据中视影业（海南）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藏北秘岭》制片人蔡宇介绍，与同类西藏题材电影不同，所有参与拍摄的行者们都为影片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进剧组前，全体拍摄人员均签署了“生死谅解书”，沉重的签字没能阻止他们对羌塘无人区的向往。48人，16台车的剧组，从拉萨出发几天后，就不断有人因心理压力或身体不适而退出，最终完成影片拍摄时，仅剩下8人，3台车，整个拍摄过程可谓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

据蔡宇透露，他自从10年前第一次藏区自驾，即深深爱上这片雪域高原。之后在西藏、青海等地自驾累计数十万公里，直到最后走过可可西里无人区、羌塘无人区。而每一个在路上的人，都会有很多付出和失去，也有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伤痛。他决定用一部羌塘的电影，来致敬“所有在路上的灵魂”。于是他有了“重返无人区”拍摄电影的念头。

女导演饶子君同样对雪域高原情有独钟，2013年6月，她拿到中央戏剧学院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传来父亲在攀登人生第11座8000米雪山时遇难的消息，她自小受父亲影响，对户外运动兴趣盎然，2012年还首次随父进藏训练，2016年12月，仍在读大四的她进入《藏北秘岭》导演组。

主创团队来自海南

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是全球首部在羌塘无人区普若岗日冰原主峰冰川群拍摄的纪录片。羌塘无人区完整保留了“地球母亲”最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这里被大量的冰原覆盖。

而该部影片的主创团队来自海南，一个海南的影视公司，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地点，完成了最高海拔6200米、最低气温零下40度的艰难拍摄任务。被问及一个海南的影视公司，却在西藏完成这样一个纪录片的初衷时，制片人蔡宇称这只是一个偶然。蔡宇说，中视影视的创始人刘文军董事长，1988年从大山深处的贵州来到海南创业，巧的是，1998年，他也从贵州大山深处来到海南，加入中视。因着蔡宇个人与西藏特殊的缘分以及对无人区的熟悉，公司决定投拍首部西藏羌塘无人区纪实探险电影《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因为这是一个充满话题性、世界性的题材，也是中国电影一种新类型的尝试；在生命禁区，让纪录片电影具有可看的故事性和冲突性。同时，羌塘具有极高的准入难度和拍摄难度，自带较高的隔离功能和竞争门槛，我们决定从这里突围，唯有用命来拼，才有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在全国范围内有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剧照。

影视创作应走『小大正』方向

据了解，以前与海南相关的影视作品是岛外制作公司到海南取景拍摄，而《藏北秘岭》则是海南制作公司到岛外拍摄。对此，蔡宇称，海南的影视公司并不是只能拍摄海南题材，当然拍摄海南题材具有先天优势，他们目前正在筹备的一个项目就是海南题材的。

现在各地对影视文化都非常投入，但不会只限定在本省题材上，一些具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文化题材，都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蔡宇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住在岛上与住在北京的影视公司，并无先天的隔阂，汝可去，我亦可去。”

海南的影视创作，如何在全国大背景下，利用自身资源，突破岛屿限制，并走向大众影视视野？蔡宇认为，岛屿限制是自己习惯性思维的限制，特别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火热建设的今天，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背景下，海南的影视企业走向全国、甚至向世界出口文化产品，具有更好的政策条件。

他说，“首先，现在很多的影视文化类公司纷纷在海南设立分公司，甚至是南方中心、创作中心等。这本身就是海南得天独厚的条件，海南是具有影视前端创作和后端制作优势的地域，我们下一部作品的后期制作也会放在海南完成，建立中视影业的后期设备和工作团队。因此，把海南建设成为前、后期的影视基地，我们行业主管者和行业从业者，大家应该共同思考、努力促成。”

其次，海南拥有全国最大的海洋面积，我们创作的目光应该更加广阔，向着深蓝的海。

最后，正如广电总局倡导的“小大正”创作方向，我觉得应该也是海南影视创作的方向：小，是小成本，更是合适、合理的成本，不盲目追求大明星大制作；大，是大情怀，人类共有的大情怀；正，是正能量。正能量的作品其实没有国界，海南影视行业的美好时代，才刚刚开始。”



饶子君

每一条车辙，他能探出冰的厚薄，他是当之无愧的羌塘“雪狼”。在无人区里巴桑用生命为剧组开道，并冒死带着两名藏族同胞，在无人区里展开越野大救援。在我们环绕普若岗日冰川的过程中，不仅每天与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野生保护动物为伴，还有一群高原狼。在羌塘无人区里，人并不是万物之灵，这里有的，只是众生平等。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难以启齿又无法解决的伤痛，应该给自己一个与自己和解、与过往和解、与他人的机会。这是无人区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我们《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的故事核心。

心的中年人，对于羌塘也好，对于藏北秘岭也好，其实他才是有着最强烈情怀和创作欲望的那个人。作为制片人和领队的他，肩负48个人生命所带来的压力，在高强度连轴工作中，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其实很少很少。对蔡宇而言，身在无人区里的每一分钟，都是奢侈的美梦成真。

贵哥是团队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与我父亲同龄，是经验丰富的主摄影，他非常重视这个能够进入无人区拍摄的机会，提前展开了锻炼计划，自行购买了装备，并且提前到拉萨进行适应。但他却在队伍出发前患上了高原病。贵哥选择坚守职责随队进发，队伍尚未进入无人区，却不

地减员，危机四伏的不仅是无人区，更是脆弱的人心。《藏北秘岭》实际上是关于一群人在无人区里彼此相处，以及与自己相处的故事。无信号，与世隔绝，重复的日程与面孔，艰苦的环境和生存的压力，会将人逼入身心俱疲的焦虑状态。

头车司机巴桑担任最重要的领航工作。在无人区里，由于我们的路线没有任何前例及参考，头车带领的方向，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车队的生死。巴桑是个80后，皮肤黝黑得看不清表情，沉默寡言，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但他的安静却能给人一种坚定的踏实感。在无人区里，巴桑能够记住所有山的形状，能辨别出

点击

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在万宁颁奖 海南文学创作 走向“生态平衡”

■ 本报记者 袁宇

7月5日晚，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在万宁日月湾颁奖。当晚的颁奖现场气氛热烈，和着窗外的海潮声，别具深意。

海南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与往届海南文学双年奖的获奖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今年海南文学双年奖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除小说、人物传记、诗歌、散文等体裁作品获奖外，还有2部文学评论作品获奖。这也标志着海南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由省内地名作家、评论家组成7名评委，通过两个月的认真审阅和评选，经过两轮投票评选，最终选出10篇（部）获奖作品与2位新人奖获奖作家。其中蒋浩的诗集《游仙诗·自然史》、钟彪的长篇小说《野风凛》获得一等奖；艾子的诗集《向后飞翔》、陈有朕的诗集《水的缝隙》、李景新的人物传记《桃榔载酒》获得二等奖；李音的文学评论《90后与文学的面具》、汪荣的文学评论《多民族文学中的文化交往与文化间对话》、王勤的长篇小说《泡沫城》、雁西的诗集《雁西情诗99首》、徐海鹰的散文集《阳光照进老屋》获得三等奖。作家李其文和崔湘青获2016—2017年度“海南文学双年奖·新人奖”。

纵观历届海南文学双年奖评选，小说与诗歌一直是热门获奖体裁，先后涌现出一批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与作品。而今年海南文学双年奖有2部文学评论作品获奖，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说，历届海南文学双年奖获奖作品的变化从侧面反映海南文学创作正逐渐走向生态平衡，“只有文学体裁的全面繁荣才是文学的真正繁荣。”



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颁奖现场。

袁宇 摄

“本届双年奖虽然仍是诗歌、小说双折桂，但从整体上看，获奖作品亦有散文、人物传记、文学评论，体裁丰富，新人涌现。”孔见说，海南文学发展的可喜变化不仅限于文学作品体裁的日趋丰富，更在于青年作家的参与与成长。

据介绍，报名参评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新人奖”的青年作家中不仅有80后作家，还有90后作家。“甚至因为报名参评第六届海南文学双年奖·新人奖”的青年作家人数太多，作品质量与文学修养双优，以致评委在最后评选时难以取舍。”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本届双年奖评奖召集人兼评委之一的王雁翎说。

海南文学双年奖关注文学新人的发展

在当天的颁奖礼上，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的获得者蒋浩在致答谢辞时说：“中国传统文学是缺少海洋表达的，关于海洋的叙事也是缺失的。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与其说海南岛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在当代文学是一次机会，不如说是她给了当代文学一次突破边界、寻求变革、由山水而大海的机会。”

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30年来，海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文学创作领域硕果累累。“海南文学创作已经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代。”孔见表示，在肯定海南文学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须看到目前海南文学发展仍然具有不平衡性，由于基础薄弱、发展较晚、人才相对匮乏等原因，评论文学等体裁作品仍然属于弱势，“这也是我们省作协接下来要做的工作，通过培育引导，吸引更多作家与文学爱好者参与，丰富海南文学作品的体裁，尽可能促进海南文学全面发展。”

据介绍，近年来，海南省作协通过举办青年作家读书班、改稿班，采风交流，送鲁迅文学院深造，举办作家作品研讨会等多种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海南文学的繁荣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文学生态，海南文学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据了解，“海南文学双年奖”参照鲁迅文学奖的标准设立，每两年进行一次评选，奖励在此期间发表和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海南文学双年奖”分为“优秀作品奖”与“新人奖”两大奖项，其中“优秀作品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不同等级，“新人奖”的前身为设立于1995年的“海南青年文学奖”。作为海南文学界最高文学奖项，“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直致力于激发省内作家的创作热情，并重点关注文学新人的发展。

《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导演饶子君： 每个人都该给自己和解的机会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2016年12月，藏北秘岭团队在拉萨集结，进入羌塘进行拍摄。我去羌塘，一是想看看人类曾经的家，这是外部原因，还有一个个人原因，是关于我的父亲，他热爱高海拔攀登，而高海拔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我想去看看他曾去过的、高度的风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北秘岭团队中这群和我一样签署了生死协议的人，这群要在最冷的季节，逆流而上的“疯子”。我们的故事，是关于一群有幸得以进入羌塘的普通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制片人蔡宇是一个有着赤子之

饶子君，一个95后中戏应届毕业生，与主创团队一起完成了无人区1200公里的拍摄，用她的视角和故事征服了剧组，担纲导演完成了这部《藏北秘岭·重返无人区》（以下简称《藏北秘岭》）电影作品。近日，饶子君自己讲述了拍摄背后的故事——

讲述